



远去的 藏獒

杨志军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I267
450

远去的 藏獒

杨志军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藏獒/杨志军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4

ISBN 7-80186-415-8

I. 远... II. 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405 号

远去的藏獒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ISBN 7-80186-415-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另一种修行

臧杰

2005年秋，《藏獒》火爆书市。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杨志军，像是遭遇了一个意外事件。这种意外，丝毫不亚于11年前，他的七卷荒原系列火爆书市。

50岁的杨志军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坐上了人生的第二个火山口，他内心淤积的经验与激情，像熔岩一样的披挂在他身上。30年文学创作，18部长篇问世，逐渐擢高的书籍也许是对他最好的评论。

一个作家的生存，就像是一个渔民的生存，出海就是要打渔，回家就是要结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住在东海之滨的杨志军，几乎每天都要“跑”回西海，追寻他遗留在那里的旧梦。

一个人磕着等身长头围着纳木湖转一圈需要四个月，三步一叩首从杨志军熟悉的青海唐蕃古战场，到黄教胜地塔尔寺需要五个月，而1995年告别西海的杨志军，对着西海叩长头式的膜拜，一下子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杨志军无数次地击溃了回归西海的诱惑，消失在广厦林立的都市里，以惊人的毅力克制着气质上的退化。

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远去的藏獒》是一本复杂的散文集。她既蕴含着作家眼中客观世界的“断裂”，也饱含了作家自身在精神上的断裂。它是个“断裂”的文本。

而这里面的篇章之所以能够有机、有序地粘连在一起，则是因为

一种绝对力量的存在，它就是信仰。

客观世界的断裂，其指向主要是自然界。杨志军既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观察者，更是一个呼告者、一个预言家。1958年，大跃进，青海东部水峡山脚下的石门村，村民们在雪夜用镢头刨着鼓一样的草地，转而像变戏法一样把一千亩耕地“变”成两千亩。若干年后，他们为自己的“魔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经“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风水宝地变成了“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1994年，可可西里荒原，反偷猎英雄索南达杰悲壮地倒在盗猎者的枪口下，这时荒原上藏羚羊的数量已由原来的一百三十多万只下降到不足三只；1983年，孟达林区的李工程师告诉杨志军，原有成片的辽东栎，现在已经被砍伐殆尽；数千棵珍贵的台湾桧，也已经看不到几棵了；冷杉几乎全部被盗伐；青杆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损失严重到了根本就来不及统计的地步……

在这些惨痛的事实面前，忠于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杨志军在一遍遍地重复着自己的呼告。1985年，他推出了纪实中篇小说《大湖断裂》，这部以道德危机映衬生态危机的小说一度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之作。然而16年后，青海湖卫星影像图显示，举世闻名的青海湖分离出了两个新的子湖，大湖真的断裂了。

对那些年西部生态的急转直下，杨志军有一句简单而有力的总结：人祸诱发了天灾，天灾扩大了人祸。

这句话业已说明，杨志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认识散发出两种感受，一种感受是痛惜，痛惜的原因是人对于动物、对于植物和对于自然界的不道德，以及无休止的索取伤害了这些生灵的存在。久而久之，这种伤害最终像报应一样落到了人自己头上。另一种感受是无奈，无奈是因为在牧人身上“天然”地隐匿着居守贫困、忍辱负重的精神。在杨志军眼里，这些牧人苦苦挣扎在一个

恶性循环的圈子里——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穷。而牧人们却异常情愿地承受着这人为的灾难。在他们的意识中，牲畜是佛爷的恩赐，是财富的象征，自然越多越好。所以，他们宁肯忍受，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卖出去，变成钱，变成生活的享乐。

基于这种认识，杨志军发出了自己的激愤与呼喊，他梦想着在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他希望人能跟植物讲伦理，跟动物讲伦理。

在杨志军的思想深处，人也只是一种牲畜。人的高贵，正是为人具有自我克制欲望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缺失，人未必不会比动物还愚蠢。在青海贵南县的森多草原，巴桑队长告诉杨志军，他的马只吃两寸以上的大草，两寸以下的小草决不吃一口。因为小草根浅，稍微一拽，就会连根拔起。马知道，连根拔起的吃法是断子绝孙的吃法。

与对人和自然的这种清醒一脉相承的是，杨志军在这部散文集中弥散出的另外一种清醒是对人与信仰的清醒。

这种清醒的源泉首先来自于杨志军对于神秘主义的体认。在西藏，有他数次想去却无法抵达的冈日波钦，这座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人类精神的理想之山。在青海，杨志军见识过妖媚无限的那棱格勒河，她曾经在一个春天，冲毁军阀马步芳指示修建的公路，将一百多名军人与民夫全部“俘获”，而且剥光了他们的身体，撕开了他们的胸腹，掏走了他们的肝脏，掳掠了他们的下身……

这些体认，让杨志军感受到了信仰的魔力。在体认中，他也逐渐懂得了虔诚的美。于是他开始在作品中赞叹虔诚、书写虔诚。他说道：“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

那么，人为什么要虔诚？要对什么虔诚？杨志军由此开始了对信仰魅力的思考。他的看法是，在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高大陆上，自然的魅力、藏传佛教的魅力、民众信仰的魅力会如此紧密地粘连到一起。原因就是这里是源头，是水的源头，是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

杨志军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信仰的源头、人类最初的宗教模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是自然崇拜和神明崇拜的结合，是精神的五体投地和身体的五体投地的结合，是关于灵魂的赞歌和挽歌的结合。

显而易见，杨志军正是在西部的探寻、游历和膜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这也是杨志军的写作立场和人生立场变得异常的稳固与坚定的原因。信仰赋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与写作逐渐回归到自然与简单，任俗世当中灯红酒绿，任现实世界欲望飘荡。

但是，这种高度的自省与界限意识，也给杨志军带来了困境，这种困境之于写作，就是一种过度的透明与清澈；之于现实，就是他在面对人与人的问题时，在面对人的道德前景时，显现出一种哀伤与困惑。

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现实时，杨志军忧愤地写道：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却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受到贫穷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

事实上，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某些西方现代经典作家集体性的道德忧患在气质上是相通的。现实的生存境遇，需要人们放弃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放弃对历史的迷恋，更不需要那许多载不动的理想主义和对天下苍生的无谓忧患。于是，痛苦与哀愁飘落进了杨志军

的字里行间。

究其原因，也十分简单。其实，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其个人的道德提升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的警醒与信仰的追寻，已经使他在无意中预设了一个道德标准在那里，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标准就越高，道德的沦落感其实也就越强。而现实中的道德进步，则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它往往与个人的道德进步不同步。这极易造成一种似乎越穷越有道德的错觉。

考量蒙昧时代或者贫穷时代的道德是非常简单的，它的呈现方式基本上不外乎是否存在着一种淳朴的情谊，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任；而考量现代社会的文明，则要繁杂许多，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图谱，而且这种图谱愈文明愈精深、愈具体，对现实行为的苛责也就越多。

另一重原因则是因为杨志军在明晰了信仰的所在之后，之于自身生命指向逐渐变得高度清醒。在现实中，他能清醒地分析出一个酒徒的快乐，但自己却永远都无法为了这种快乐而成为一个酒徒。

而这种困惑也恰恰反映了一个修行者，一个清醒的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现实是离弃不了的，现实又充满了诱惑与缺憾。如何在这种诱惑与缺憾当中保持自己足够的辨识力、保持不断地自我完善与提升，同时又能够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呼号与声音，贡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修复现实、完善现实的力量，无疑是杨志军永恒的生命问题。

这也就需要杨志军不仅仅只是洁身自好做一个孤独的修行者，而是要做一个能在俗世中出出进进的修行者，他能够容于俗世、救赎俗世，同时又不会被俗世纠缠住。这种修行，即是佛理中所阐释的，修行最为艰苦的地方，不是山高地远，不是闲云野鹤，而是人生与环境最为繁华的所在。

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散文集，是杨志军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第一

部散文集。它取材于杨志军的“精神家园”。这里面既有对民风、民情等世俗图景的叙说，也有对生态、地貌等自然景观的描摹，还有对历史与宗教形态的呈现，更重要的则是作者构筑于这些风物之上的人文思索、道德探究和信仰追寻。而顺着这些凝固的文字，你还可以深入到杨志军的精神世界，领悟到他的精神家园的构成肌理与形成逻辑。

作为杨志军的晚辈，能够为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作序，心中满是惶惶之意。这或许也是杨志军胸怀敞亮、内心澄明的一种表现吧。

2005年11月18日写于青岛边庐

目录

序言：另一种修行 1

酒高原 1

爱情与原子弹 14

妙音 29

无记涅槃 33

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38

西部精神 41

西部人 51

我梦恋的老家冈日波钦 96

澜沧江童话——1977年的杂多草原 107

西部地平线 115

草原的声音引领我们悲悯 119

哦，阿尼玛卿 125

可可西里——哭泣中的美丽少女 132

秋风秋雨中的孟达林 138

妖媚的那棱格勒河 144

青海湖——断裂和崩溃之湖 148

石门春秋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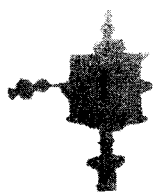
旅行启示：走过青藏高原 163

远去的藏獒	178
吉姆顿巴寓言	191
荒湖漠地孤思人	197
1950年纪事	203
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214
奶羊之死	219
牧马人的荒原	223
藏土九歌	226
因断裂而凹凸的世界屋脊	232

酒高原

从酒高原上常常传来喝死人的噩耗。那些噩耗一再地提醒我们，酒是醉人的无常、醇厚的魔鬼，她让你在情投意合之后悄然死去，无怨无悔。正是这样，对喝死的人来说，酒既是致命的杀手，也是幸福的伴侣。当杀手猝然而至的时候，他们已经千百次地幸福过了。

有个小伙子初一初二初三初四都在马不停蹄地给大家拜年，到了初五，正要陪着新婚妻子回娘家，回拜的人就把他堵在家门口了。他高兴啊，感激啊，动情地说：“我是什么人？不过一个晚辈、一个参加工作才不到两年的小青年，烦劳处长、科长、各位老师都来看我。老婆你走吧，我不去了，我得留下来招待大家。”他拿出家里所有的酒，斟满了六个能盛二两的大酒杯，双手捧着敬献给客人。客人有推辞的，他说：“你们喝不喝随便，我可是先干为敬了。”他一杯一杯往下灌，是没吃早饭没吃午饭空着肚子往下灌，是怀着感恩的真诚带着高原的豪气往下灌。客人络绎不绝地来，他络绎不绝地灌，也不知灌了多少，到了晚上，再也不来了，便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睡便从此不醒，等他新婚的妻子从娘家回来时，他已经硬邦邦、凉冰冰的了。妻子哭



道：“你就是个实在人哪，你这么实在干什么？你实在得都把命搭上了。”喝死的小伙子我认识。我琢磨，他如果对拜年的客人礼貌性地虚与委蛇他会死吗？他如果把“先干为敬”只当是非说不可的语言而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儿他会死吗？酒是好酒，是六十度的白酒，喝了的人都没事儿，就他一个人喝死了。

喝死了以后大概有半年，人们常常提起他，说他是诚实的人，是个乐观的人，是个爱热闹的人，具备了这三点，当然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爱热闹的人愿意喝酒，乐观的人不怕喝酒，诚实的人必须喝酒。在青藏高原，经常把自己泡在酒场上的人，差不多都具备这三个特点，都是一些幸福生活着的人。这样的人，万一被酒喝死了，似乎也是无愧于一生的。

再说一个被酒喝死的人。他是从内地来高原的，不会喝酒但喜欢热闹，只要是扎堆的聊天的说笑的场合他都去。这样的场合怎么可能没酒呢？有酒不喝怎么可能呆得长久呢？他慢慢地学着喝起来，喝了三四年，死了。不是酒的问题，是肝脏的问题，遗传的问题。他的消化系统天生不胜酒力，可他偏偏来到了一个不喝不聚、不喝不闹、不喝不聊的地方，你说他怎么办？他要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那可能会活得久些，但活着的色彩呢？黯淡兮无光。要么就像他自己选择的，常常往那些挨三顶五、闹酒翻天的地方钻，虽然早早地夭折了，却是活了一年，乐了三百六十五天。

一般来讲，在青藏高原也就是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没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寂凉——独酌干什么呀？有酒无令不算酒，有醉无朋不算醉。也没有“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的兴趣——两人太少了，两人喝酒能喝多长时间？还“一杯复一杯”呢，那可是用火柴一点就能燃烧的烈烈青稞酒，连喝几杯就醉了，不像古人，古人喝的是水酒，低度的，跟如今米酒啤酒的度数差不多。也没有“风前酒醒看山笑，湖上诗成共客吟”的雅致——酒场中的人，高官平民，商贾教授，三六九等，芸芸众生，黄的



白的荤的素的什么都说，爱情的放浪的颓废的革命的什么都唱，惟独不作诗，一作诗就酸了，连酒连嘴连肠子都酸了。更不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文人之狂——酒高原上的作家和诗人反而是不怎么贪杯的，他们对做人的流俗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对文学始终不肯放弃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许多精力和时间抛掷在一杯酒的争执和一句令的输赢上。

甚至也没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事儿，发愁的人、发愁的时候，反而是较少沾酒的。在多数人的观念里，喝酒是为了走出孤独，抛开忧愁，为了纵酒为乐，物我两忘，为了亲朋高兴，良友美好。一句话，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愁兮兮苦巴巴不能投身欢乐、制造热闹的人是不配喝酒的，只配喝水、喝茶、喝汤，或者什么也不喝，就喝猎猎东南西北风，所谓“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愁啊，一人凌风，无限凄清，满目荒景，天为谁春？高原人，即使发愁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贴近着自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合一在电光朝露、风吹云散里。愁绪在悲风中活跃，酒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酒是欢宴之水、喜闹之物，不想喜闹的人喝酒干什么？

是的，至少在表面上，在酒高原的饮酒群落里，绝少独自扶头话酒愁的人。有的是“团团聚邻曲，斗酒相与斟”的热闹；有的是“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的放达；有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幻想；有的是“杯盘狼藉人何处，聚散空惊似梦中”的失落。不错，失落了，长棚万里，酒尽人散，把感情寄托在酒场上的人内心没有不空旷的，没有能马上找回自我的，找不回自我就是失落，再坚强的性格也受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热闹到放达到幻想再到失落，这几乎是所有铺排着人影食影酒影的场合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孕育了另一个过程，那就是从失落到孤独到寻找再到热闹——失落诱发了孤独，为了驱散孤独，便去寻找或者创造热闹，于是新一轮喝酒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酒高原、醉高原、连麻雀都能喝二两的青藏高原。

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全世界人均白酒（烈性酒）销售量排名第一的

城市是莫斯科，第二便是青海省的西宁市。也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这些人干点啥不好，非要把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花在喝酒上。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令我自己大吃一惊：要是没有烈酒作为他们生存的伴生物，能活八十的就一定只能活五十或者六十，能盖大楼的就一定只能盖几间平房而且是土坯房，能舌耕为业做教授或者吹拉弹唱做演员的就一定一事无成甚至难以养家糊口，能在高原生活一辈子的就一定只能度过最初的三五年然后不择手段地孤然离去。

为什么？高原人的总结是：一寒二远三为山，四是坦荡五是迁，六艰七安八是闲，九烦十怨不算完，烦怨之后须达观，最后一个孤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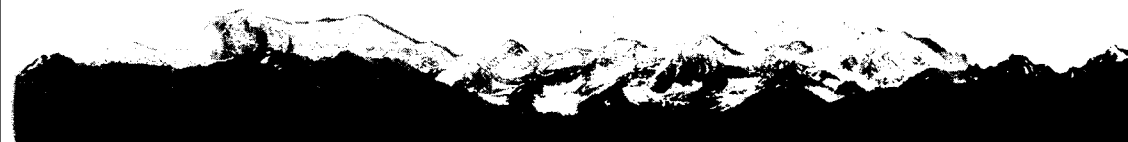
寒、远、山、坦是酒高原的自然面貌；迁、艰、安、闲是酒高原的人生状态；烦、怨、观、单是饮酒人的心理因素。

寒：高寒地区，人容易蜷缩，喝它三杯两盏，可以驱寒，人也舒展。况且喝酒早已是集体行为，到了场合里，一人散发一点热量，这个场合就温暖如春了。春之温暖，既是环境的变化，更是“心理气温”的回升。

远：荒远之界，不毛之地，命长寿短，痛深愤浅，谁知之者？天高皇帝远，谁管咱？只有酒管咱；咱管谁？咱谁也不管就管醉。“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越是遥远荒凉，就越会及时行乐。

山：阻隔之物，雄浑之体。它使人与外界无法交通，却又让天生浪漫的“居客”陡生一种孤豪之感，把酒临风，想见莽莽昆仑，巍巍祁连，也不过就在我脚下；或有狂放者，自比大山，置酒高会，一醉入云端。

坦：坦荡辽阔，茫茫无边。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辽阔便是灾，是忧伤的源泉，是人最大的无奈。你会有多少年不见生人不见来客的感觉，会有囚居在天涯一角永远走不出去的感觉，会有被人群忘怀被外界遗弃的感觉。你天天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中到处找人，找到了又无话可说，只有喝酒，只有喝醉，然后逍遥想象，拓展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繁华世界、热闹场景来，游荡其间，醺醺然不知其乡关何处了。



迁：一为迁客居黄沙，望断关山不见家。“迁客”是泛指，不见得就是流放。移民、支边、盲流、调动、驻防、屯田、下放、打工、流浪，都是“迁身之客”。迁客来此，本能地要寻找依靠，至少应该有心理上的依靠，于是就“老乡见老乡，满桌酒汪汪”了。

艰：高原冷峻而荒蛮，生存之艰难不用赘言，遇到过不去的铁门槛，常常是独木难支，须得找人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也是永远有效的，那就是喝酒。老婆让你喝，朋友让你喝，领导也让你喝，喝着喝着你就忘乎所以了。有诗为证：“衣壮精神酒壮胆，同志原来是好汉，不用骂来不用喊，三脚踢过鬼门关。”其实这是借助于遗忘和时间来摆平困难，等你醉得不省人事了，说不定过不去的铁门槛就自动消失了。古人有“事大如天醉亦休”的说法，这意思到了高原人嘴里，就成了“端起酒，做刀枪，千难万险醉中来抵挡”。

安：适应了高寒荒凉，不再有离愁别恨，接下来就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了。酒宴是平安的象征，猜拳是平安的说明，醉态是平安的一部分，打架不算啥，疯话不算啥，骂娘不算啥，闹出种种广为流传的笑话更是不算啥，要紧的是自由，是本真，是穷乐。咸菜大碗酒，喊声响如鼓，回家不识路，春宴醉到秋。

闲：酒高原上，有许多云遮雾罩的地方，那里天玄而地黄，偏僻而缺氧；那里没有外国人的投资，没有开发建设的基础，没有“拉动内需”的市场，那里的人想干什么干不成什么，想要什么得不到什么，事事窘迫，样样拮据，只有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要这些时间干什么呢？百有一存，那就是喝酒。三个小时是短的，六个小时是经常的，九个小时不算多，通宵喝酒有的是。当然还有夜以继日喝个不停的，这是少数，人总是要醉的，海量们都醉了，马拉松的酒宴也就散场了。

烦：简单惯了，稍微一复杂就烦。烦了怎么办？喝，一喝就不烦了。他们是质朴实在的，你不必如此大吹法螺；他们是真诚直率的，你不必这般矫饰虚诈。办不成就不办了，曲里拐弯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喝，最终还是要喝，还是要醉的。他们醉而心宽，贫而长寿，只要不少了酒钱，能不烦就不烦。他们是最容易烦的人，又是最容

易不烦的人。

怨：怨你让我来到了这里，怨你让我生在了这里，怨你让我走不出这里，怨你让我老死在这里。但这样的怨恨是没地方诉说的，只好喝酒，一喝酒怨恨就变了：“你别狂，我是酒中好儿郎，恨不得三捶两棒，把你灌醉慨而慷。”一喝酒怨恨就没了，那猜拳时毫不节制的吼叫，那醉意中肆无忌惮的笑声，早就把内心深处蹦跳而出的创痛驱赶到爪哇国里去了。更有“痛”饮者，只管尽情地把自己灌醉，一醉方休，便睡死过去，没有任何声音了。高原人，都是些怨而无声的人，是忍者。忍者，仁也。

观：是乐观，也是达观。酒高原上的人在对酒的爱好中，隐藏了自己活着的洒脱和处世的松弛，隐藏了对前景的乐观和对自己绝不放弃人生的信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的气度。他们不喝愁酒喝喜酒，不喝闷酒喝闹酒，不喝苦酒喝蜜酒，甚至都不喝应酬之酒而只喝诚实之酒，不喝工作之酒而只喝消闲之酒，不喝不醉的酒而只喝不醉不散的酒。达观是金，苦一点，不怕，只要有酒；孤独了，不怕，只要有人跟咱喝酒（最最可怕的是：酒无人请，拳无人猜，醉无人管。这就麻烦了，你连最后的堡垒也崩溃了）；穷厄来临了，更加不怕，“今夕有酒今夕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用高原人的话说，就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肉香。”宁肯赊账，也不能少了酒宴。这种欠债喝酒的做法，松懈了他们生存的紧张感，不期然而然地让他们现代起来，那就是透支消费，就是超前享受，而且是勇敢无畏地透支和超前。高原上的饮酒人，从老一辈开始就发誓：永远不做守财奴。

单：难道不是孤单的吗？流放荒野，毛羽零落者有之；远来支边，冰炭不投者有之；爱人内调，鸳鸯分袂者有之；向往沿海，南去不成者有之；怀才不遇，无处搁身者有之；初来乍到，相顾无识者有之；乡路遥远，庆吊不通者有之；思念爹娘，无法探望者有之。更有那“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人，带着一腔孤愤，行走在平沙无垠的古战